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江湖异人传

平江不肖生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平江不肖生代表作

江湖异人传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范伯群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江不肖生代表作：江湖异人传 / 平江不肖生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平… II. ①平…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799 号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主编** 李荣胜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 (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 (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 (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 (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 (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 (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点:

其一,编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平江不肖生小传

平江不肖生，名向恺然、向逵，笔名又署不肖生，湖南平江人，生于光绪十六年二月（1890年）。

幼从塾师仇老先生攻读古文，尤酷爱武术，尝从多人学习拳棒。十四岁考入长沙高等实业学堂，刚入读一年，因闹公葬陈天华的风潮，被学校开除学籍。于1907年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时年十九岁。两年后毕业回国。曾在长沙办国技会，著《拳术》一书。

倒袁运动时，任北伐军第一军军法官。失利后，1913年再次东渡。当时苦于留学乏资，将《拳术》售与《长沙日报》。此书先连载于《长沙日报》，后由中华书局出版（附《拳术见闻录》，署名向逵）。到日本后，考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

1914年，向恺然开始撰写《留东外史》，1916年5月出版发行。小说主要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情况，主人公黄文汉被视为向恺然夫子自道。

小说署名“平江不肖生”，据《自序》中称：“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归还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的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这可能是不肖生的本意，后来，他又说：“天下皆谓我大，夫惟大，故不肖。”语出《老子》，可能已是羽毛自珍之辞。

因《留东外史》销路甚好，作者后来又续作《留东外史续集》、《留东外史补》、

《留东新史》、《留东艳史》多部。但由于《留东外史》篇中人物，多所影射，文笔辛辣，极尽讽刺之能事，“得罪人多，称呼人少”，这些人回国当权后，致使作者一直坎坷潦倒，困居上海，卖文为生。

《江湖奇侠传》是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1923年1月在《红》杂志二十二期上开始连载。《红》杂志改版后，由《红玫瑰》陆续连载。单行本先由世界书局，后由中央书局出版。《江湖奇侠传》广泛流传，平江不肖生声名大振。1928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将其中七十三至八十一回改编成《火烧红莲寺》，连拍一十八集，轰动一时。

在《江湖奇侠传》连载的同时，向恺然又撰写另一部代表作《近代侠义英雄传》，1923年6月在《侦探世界》上发表，后由世界书局分集出版。

向恺然在《近代侠义英雄传》第一回称：“这部书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小说以表彰民族气节、侠烈精神为宗旨，缕述了近代武术各门各派，绝大多数为真人真事，可以为近代的《游侠列传》。

1931年，去湖南任省府秘书，创办国术训练所。历任湖南国术俱乐部、湖南国术训练所秘书。

1937年春，向恺然辞去秘书一职，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总办公厅主任，并历任安徽省政府（省副主席廖磊）顾问、安徽大学文科教授、省政府参议等职。

1947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解放安徽立煌，向恺然被俘，审查后释放。1948年，经蚌埠、南京回湖南长沙。历任职于湖南省文史馆、湖南政协。曾在私人书店印行《革命野史》，在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射蟒记》、《丹凤朝阳》。

后，向恺然出家为僧，隐于长沙妙高峰下，长斋礼佛。1957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目 录

平江不肖生小传	1
江湖异人传	1
何包子	36
秦鹤歧	50
神针	62
梁懒禅	71
杨登云	80
无名之英雄	93
孙禄堂	101
快婿断指	105
无锡老二	110
鬍福生	113
黑猫与奇案	119
岳麓书院之狐异	125
恨海沉冤录	135
一个三十年前的死强盗	143
皋兰城楼上的白猿	148

虾蟆妖	154
三个猴儿的故事	159
熊与虎	167
三掌皈依记	171
侠盗大肚皮	180
绿林之雄	188
没脚和尚	205
喜鹊曹三	216
近代侠义英雄传(节选)	224
附录:我研究拳脚之实地练习	272
平江不肖生主要著作书目	277

江湖异人传

一 楔子

这篇记事的材料，十成中有两成是我亲眼所见，八成是得之诚实可靠的友人，于今将它详细写了出来。在看官们的眼光看了这一篇满纸荒唐神怪的文字，未必不存一个“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和看《封神传》、《西游记》一般的念头。但是此刻的我，在提笔记述这一回事，脑筋中觉得有三种缺恨。三种什么缺恨呢？第一，是恨我自己的文笔太恶俗，每次提笔作文，词不达意的地方太多，有许多曲曲折折的情事，我这恶俗的文笔不能描摹尽致，不能使看官们对于文字上发生一种美感。若在日常，作那些不相干的小说和种种消遣的小品文字，却马马虎糊地胡诌一会子所记述的事，半是空中楼阁。文笔所能达得出的，就写了出来；达不出的，便不写它也罢。文章对不住事实的时候还少。惟有记这一篇的事，不能由着我这枝笔乱写。我这枝笔既是恶俗，将事实写出来，必不能使看官们发生美感，则是我的文字对不住这一篇事实了。我的文字对不住事实，便是我本人对不住做这事实的人，和那几位诚实可靠的朋友。所以这是我对于这篇记述的第一个缺恨。第二，是恨我自己不曾研究过神学，对于此篇所记述的事，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使看官们见了，增加信任的心，甚且认作《西游记》、《封神》等一类像思造的神话。第三呢，是恨我缘分浅薄，不得多与篇中记述的异人周旋，耳闻目见的情事有限，即尽情写出来，仍不是仿佛其本领之万一。只是我未提记述这篇事实之先，已有了这么大的三种缺恨，不好就放下来不写的吗？这却又办不到。因为我一腔好奇的念头，驱使着我时时

刻刻不能将这些事放下。风晨月夕、亲朋过从的时候,将这些事,一件一件地翻出来,作为清谈的资料。亲友总是听得忘饥废寝,动辄连宵达旦,在他人或者以为甚苦,而我因被一腔好奇的念头所驱使,乃欣然而乐道之。自居沪作文字苦工以来,曩日聚谈的亲友,都天南地北,莫说几年来不能相见一面,便是音问,也很稀少。我好奇的念头结果,所得来的一肚皮奇闻怪事,遂无从宣泄。《西厢记》上头说的好:“除纸笔代唇舌,千种相思向谁说?”我于今也是除纸笔代唇舌,千种奇闻向谁说?我做这篇的意思已说明了。毕竟异人是谁呢?有些什么奇闻怪事呢?待我一件一件的,分作一篇一篇的,在下面写将出来。

二 千里眼与顺风耳

戊午年十一月,我从汉口到上海来,寄居在新重庆路一个姓黄的朋友家里。我这朋友,夫妻两个,也是在上海作寓公,年龄都在三十上下。两夫妻好奇的念头,和我也差不多。我住在他家终日所谈论的,自然有大半是我平日由好奇之念得来的奇闻怪事了。

这日黄昏时候,我们三人正围火炉坐着谈鬼。忽然来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姓张,因他排行第四,我们大家都叫他张四爷。张四爷进房脱了外套,我们就腾出点座位来给他坐了。他即笑着问道:“你们正在这里说些什么?我在门外听得声音,好像是说得很有趣味的样子。”黄太太嘴快,抢着笑说道:“我们正在这里青天白日谈鬼话呢!”说时随用手指着我道:“老向肚子里的鬼话最多,在这里住几天也不知谈了多少的鬼了。”张四爷听了便笑嘻嘻地问我道:“你肚子里有许多的鬼,毕竟眼睛里见过鬼没有呢?”我摇头答道:“实在不曾见过一次鬼。你是这么问我,难道你是真见过鬼吗?你又何妨加入我们这谈鬼的团体,谈些亲眼见过的鬼来听听哩。”张四爷也摇着头道:“我也不曾亲眼见过一次。但是我此刻同住的有一位姓陈的先生,他实在是驱神役鬼的本领。他这本领,我却是亲眼见过的。”我们三人当下听了这话,登时都觉得比谈那些虚无飘渺的鬼更加有趣味些。不约而同地齐声问张

四爷见了些什么驱神役鬼的本领，而且都一迭连声地催着张四爷快说。

张四爷道：“这位陈先生和我同住了将近一个月，直到前夜我才得领教他的本领，知道他是一个很奇怪很有研究价值的人。我只知道他姓陈，至今尚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初来我那旅馆的时候，据我那旅馆主人向我说，这位陈先生是湖南平江人，才从广东到上海来。全没一些儿行李。这么寒冷的天气，他身上还只穿一件青大布夹袍，其穷就不问可知了。因碍得一个介绍人的面子，不能不给他住下，开给他吃的伙食和住的房间，只怕是肉骨子打狗有去无回。我当时听了这些话，也不在意。出门人在外短少了盘缠的事，本来不算什么希罕，况且这位陈先生，还有一个有面子、能介绍他到旅馆里来住的朋友。就只少了点行李衣服，更是极寻常的事。一晌也没人将他搁在心上。到了前天夜里，旅馆主人到我房里来闲谈，因我和他认识得久，我住在他旅馆里，他一得闲，就到我房里来坐。前夜他来了，笑容满面地向我说道：‘张先生你说，看人是不容易么？’我就点了点头道：‘那是自然，古人不是说了“知人难，知人则哲”的吗？你说这话，是看谁看走了眼么？’主人伸开那巨灵掌，在他自己大腿上拍了一下道：‘你知道我前次和你说的那位从广东来的陈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么？’我说不曾见过面，怎得知道。主人举着大拇指道：‘这人有神出鬼没的本领，真是了不得。你也是一个老江湖，这种人倒不可不见识见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神出鬼没的本领哩？

“主人道：‘我家里这个瘫痪了的侄女，你是见过的呢！她不是从两三岁上就害筋骨痛，直病到此刻二十二岁，手足都蜷曲得做一团，已成了废人的吗？不知陈先生听得谁说，知道我家里有这么一个废物。前几日忽然向我大小儿说，你不是有一位残废了的姐姐么？大小儿自是答应有的。他说，曾请医生诊过没有哩？大小儿见他问得没有道理，随口抢白他道，没请医生诊过，两三岁害筋骨，还能活到二十多岁吗？他受了大小儿的抢白，也不生气，仍是和颜悦色地说道：那么筋骨痛是已经诊好了吗？大小儿更加不高兴道：诊好了时，也不说是残废了。他还是不介意的样子说道：你府上的人都愿意你姐姐的病好么？大小儿再也懒得说话了，提起脚要走。在这里就很奇怪，他见大小儿提起脚要走，忽然打了一个哈哈道：你定要走这

么急,得仔细你自己口袋里的东西,不要被你少奶奶破获了难为情呢!大小儿已走出了房门,一听这话,心里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大小儿不成材,最是爱嫖。我早知他不上正路,横竖一文钱也不落他的手。他在外面东拉西扯地欠了好些嫖账。这日是小月底,实在被逼得没有法子,就起了不良的心,趁他妻子不在跟前,偷开了首饰匣,拿了一朵值洋四五百元的珠花,一对八两重的金镯,打算去当店押了钱还账。只因见我坐在客堂里陪客,他是虚心人,怕我问他去哪里,只得到这陈先生房里,想胡乱支吾一时半刻。等我送客走了,便好出去。他偷这两样首饰的时候,房中并没第二个人。陈先生的房间相离得很远,并且小儿的房在楼上,陈先生的房在楼下,这两样首饰又是放在贴肉的一件小褂口袋里,外面罩着皮袍皮马褂。见陈先生是这么说出来,小儿如何能不吃惊呢?但是这时我已送客走了,客堂里没人,打陈先生房里出来,便是客堂,出客堂便是大门,小儿虽是吃惊,只是心想跳出大门,就不要紧了。这时客堂无人,还不趁此出去,更待何时。所以虽听了陈先生的话,也不回头,三步作两步地一溜就出了大门。谁知事真凑巧,他刚溜出大门,劈面正撞着他妻子。他妻子因昨夜见他唉声叹气,说话露出没钱使用,要找当头去抵当的意思来,已就存着提防他偷首饰的心了。这日见他的马褂,不在衣架上了,打开首饰匣一看,独不见了这两样贵重的,急得问话的工夫都没有,匆匆忙忙地追了出来。以为若是走的不远,还可以追赶得上。追到马路上两边一望,不见一些儿影子,一时不能决定须向哪一边追赶。我这门口,不是住了一个起课算命的先生吗?他妻子没了主意,就想回头起一课,看是从哪一边追赶的好,也想不到迎面撞个正着。张先生,你说,他妻子到这时候,还肯放他走么?遂一把扭了进来,硬从小儿身上将两样首饰搜了出来,还吵闹了好一会,直待我闻声出来,每人骂了一顿,才算完事。小儿这时就深悔不该不听陈先生的话,竟被自己老婆破获,弄得怪难为情的。只是心里一边悔恨,一边很觉得诧异。陈先生住在楼底下房间里,从来不曾去过楼上,并且独自在楼上悄悄地干的事,陈先生怎知道这般明白呢?又怎知道我妻子在门外,我一出去就会破获呢?这不是太希奇了吗?小儿心里这么一想,立时又走到陈先生房间里,一看陈先生已躺在床上睡着了。小儿也来不及讲客气,跑到床跟前几

推几摇,把陈先生推摇醒了。翻着一双白眼,向小儿说道:我要和你说话,你就急急地要跑;此时我要睡觉,你却又来吵我了。小儿说道:你的话真灵验,我口袋里的东西,竟被我那不懂情理、不贤良的老婆抢去了。不过你怎么知道的?比亲眼看见还要明白,是个什么道理?你倒得说给我听。你说话既有这么灵验,我还有事,要请你帮忙。陈先生翻身坐起来,装作不理会的样子说道:你说什么话,我不懂得。小儿着急道:就是刚才的事,你怎么说不懂得呢?刚才我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你不是打了一个哈哈,接着说道,你定要走这么急,得仔细你自己口袋里的东西,不要被你少奶奶破获了,难为情的吗?于今你的话应验了。我特来问你,你不要故意装糊涂罢!陈先生仍是摇头道:没有这回事,就是有,我的脾气不好,不论什么事,我睡一觉就忘了。小儿更急得跺脚道:哪有这么个脾气?故意装糊涂罢了。我刚才明明白白地在这房里,你还寻根觅蒂地问我那残废姐姐的病。我心里有事,问得我不耐烦了就走。到此刻还不上半点钟,你就是睡也未必睡了一觉。你这糊涂装得我不相信。陈先生见小儿那般着急的情形,方笑着说道:东西已经抢去了,还说什么呢?我又不是神仙,不过我两只耳朵比你的耳朵灵些。你在我这里说话,你少奶奶在楼上开首饰匣点查首饰,口里骂你没有天良,拣贵重的偷了去还嫖账。一面骂,一面下楼向外面追赶,我都听得清楚;又看了你那不安的神情,不住地用眼探看客堂里,我心里已猜透了,所以能说得这么灵验。难道我真是个神仙,能知过去未来吗?陈先生和小儿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正在隔壁房里,只间了一层很薄的木板,因此每一句都听到了耳里。心中不由得暗恨小儿太不成材。陈先生坐在楼下房间里,一面和人说话,还一面能听得隔十几间房的楼上,人家老婆在那里开首饰匣点查首饰,并听得出骂人的话来,这种精明还了得吗?小儿听了竟不在意,好像肚皮里还在那里思量:你既是一般的用两耳听得来,也算不得希奇了;就求你帮忙,也不中用似的。听完陈先生的话,一声不响就走了。

三 奇病奇治

“我当时听了,倒觉得奇怪的很,即走到陈先生房里,恭恭敬敬地一躬到地说

道：我在隔壁听得先生和小儿谈话，不由得我钦佩到十分。小儿糊涂荒谬，何足以知道先生的本领。承先生关心舍侄女的病，感情不浅。陈先生见我进房是这么说，却不装糊涂了，随口谦逊了两句，让我坐下说道：我住在这房里，因时常听得一种声音，仿佛小孩坐的摇篮，四个小轮盘在地板上滚着响。只是那声音，很沉重，推行得很迟缓，揣想必不是小孩。十九是残废的人，不能行走，才用这种推床。然这残废的人，若是男子终日在内室里推来推去，必然闷气难过。隔几日总得推到外面来一次，纵说此刻是冬天，推出来畏冷，但不在冬天必是要出来的。这旅馆的房屋，我知道是主人自己构造的。那么府上既有残废的男子，须用推床推着行走，这房屋建筑得不到十年，当建筑的时候，从内室到外面的门宸，为什么不做安得上拆得下的呢？像这样的高的门宸，要把推床推过来，不是要几个健汉来扛抬吗？并且我听在内室推行的声响，可断定接连几间房，都是没有门宸的，所以我能猜出是个女子。张先生你说，这位陈先生的心思，有多细密？”

我听得主人述这一段话，我心里也不由得很钦佩，并佩服那旅馆主人的心思目力也都不错。黄太太就在旁边插嘴说道：“这怎么算是驱神役鬼的本领呢？这不过是现今最流行侦探小说当中的侦探本领罢了。”

张四爷笑道：“我的话还不曾说完，你就下起评判来了。自然尚有后文在下面。我当时问旅馆主人道：‘他说过，你怎么说呢？’主人道：‘我说：陈先生的医道，想必是很高明。舍侄女从小就害筋骨痛，到于今已差不多满二十年了。不知还能治不能治？’陈先生道：‘医道我虽略知道些儿，此刻不曾见着令侄女，能治不能治，却说不定。我说：那是自然，我其所以说还能治不能治，是说已经二十年的老病了，又是最难治的筋骨痛，以为已是没有诊治的希望了。据先生说来，就是年代久远的，也有能治的希望吗？’陈先生笑道：‘若绝没有能治的希望，我也不说要见面的话了呢。我听了自是又惊疑，又欢喜。惊疑的是二十年来，不知诊过了多少名医，不曾诊好。并都说这种病，只要过了三年五载，便没有诊治的希望了。而这位陈先生居然说年代久远的能治，这话不但我惊疑，料想张先生初听了，也必是很惊疑的；欢喜更是常情，不必说了。’”

“我即时一面教人知照敝内，一面请陈先生同到舍侄女房里。他也不看脉，也不问什么话，只要舍侄女提高嗓子，用力喊一个“歌”字。舍侄女害羞不肯喊。我和敝内劝喻了几遍，才轻轻地喊出来。陈先生听了道：喊低了不行，得尽着气力喊一声。我可立在隔壁房里听。舍侄女见说可以在隔壁房里听，觉得比立在跟前听的好些。我陪着陈先生到外面房里，听得舍侄女喊了几声，那声音都很高很长。陈先生向我点头道：还好，大概有八成能治的希望。不过多年痼疾，须多费些时日。我问须多少日子，他低头思量了一会答道：计算至快也得半月二十日工夫。我说只二十日工夫便能完全治好吗？他笑道：若是治不好，便二百日也是白费工夫。治得好，有二十日，纵相差也不远了。我当时心里也不免有点儿不相信的念头，只是他既说的这般容易，且看他怎生治法。敝内以为要开方子服药，拿出纸笔来，放在桌上。陈先生问我道：这纸笔是拿来开药方的么？我点头应是。陈先生道：若是开药方服药，只怕服到明年今日也难望治好。我治这病，一剂药也用不着吃。你只去油行里买一担桐油来，预备一口新锅一炉炭火，以外什么也不要。我一听他这些话，登时又起了一种疑团，何以呢？去年有一个江湖上行术的人，在三马路这一带，给人治脸上的麻子。听说也是用铁锅，烧一锅油，行术的人却先擦了些药在锅上，锅里的油一辈子也烧不红。他伸下手去，一点儿也不烫。在旁边看的人，就以为不得，相信他真能治麻子。是这么骗钱，也骗了不少。后来不知怎么被那请他的入家知道，有心算计无心的，乘行术的人不在意，换了一锅油，在火炉上炖着。油是一不滚，二不出气的，行术的人，哪里想到有人暗算呢？才伸下去五个手指，可怜痛得他大叫哎哟！旁边看的人都哄着笑起来。行术的人知道上了当，哪里还敢说什么，一手捧着那烫去了皮的手，痛得泪眼婆娑地走了。我这时听得陈先生也说要锅要油，那治面麻的笑话，自然登时记忆起来了。禁不住一连望了陈先生几眼，一时不好怎么答应。忽转念一想，那行术的是讲定了价钱，不过借着这玩意儿好行骗的，并且骗钱到手就走。这位陈先生在我旅馆里，果是治的好，我自应重谢他；若治不好，料他也不好开口问我要钱。他既不是骗钱，倘没有真实本领，又何必丢人哩？我看他是个很精明的人，决不肯干这种无意识的事。我有这么一转念，遂问道：用得着一